



鰲峰集
三

16
2335
3 立



鰲峯先生集卷之三

徒奸吏

臣竊惟郡縣之設所以分理萬民而資宣化也既設郡縣則守令之人不可無輔佐之吏故又設鄉吏鄉吏之設有類於各司之胥吏也其為制度可謂詳且密矣然而胥吏則不為世傳而鄉吏則係籍列邑世世相傳不改其役有似郡縣之奴婢而守令之接待亦如奴隸鞭笞辱罵無所不至又無迂叙之路陞用之階奸吏之稍解文字而能知事理者知其事勢之如此故奸詭之心先自忖度曰官負之待我輩既已如此則我輩官中



之一賤人也雖清無賞而徒自困苦雖貧無罪而終不棄我然則善亦一吏惡亦一吏也以此自分無用不顧廉恥惟懷利欲衣食之資妻孥之奉憑其刀筆一皆取辦上托公事下營其私所患者敗官所料者侵民矣國家之庶務民間之萬事莫不經由於吏手則吏者總萬事者也民者供萬事者也以奸巧之心握萬事之權日日侵刻以渙其利蠢蠢愚民不堪毒螫待錢穀而乞於糶雞酒而求救又為之供其所教之事從其所囑之言應如流水不敢違越倘或小失其意輒遭陰中故民之畏吏甚於豺虎獄訟之際民必曰非賂吏則不可為也貢

賦之日民必曰非請吏則不能納也赴役之際民必曰非請吏則不能免也凡百動作莫不曰不請吏則不可遂也是故小民之所知者惟吏而不知有官故舉事之際催科之時民皆奔走而求請於吏請之不從繼之以賂賂之不已而終至於敗家村落無烟民生困苦其禍之源皆在於奸吏之噬齧也古人曰養雞者不畜狸也小民之於吏其害之酷有甚於雞之有狸也然狸可以不畜而官不可以無吏則吏其可去乎官不可去吏而吏之害如此則將何以處之耶恭惟我朝立法之初既設鄉吏而先王預知其禍

故又立元惡徙邊之條設鄉吏而以資其用罪鄉吏
而以杜其奸先王之法嚴明而詳盡也如此歲月
既久漸不克遵以至於頽靡為今之計莫若務從成
憲而勿使姑息隨其罪之所犯小則一加笞杖而因
為之任使大則明示國法而投諸遠方則庶幾可
防其奸術如此則民瘼可除而邦本不搖矣此小臣之
所以依國舊典而願徙奸吏者也

弭盜賊

臣謹按經傳羞惡者四端之性衣食者養生之本既
有四端之性則性本比善而雖無為盜之心然又稟

血肉之身則非衣食無以養其生惟其如是故天賦
之良性不得不括亡於氣質之形矣水旱流米田疇
汚萊五穀失稔者天之災也賊殺煩重政苛刑慘民
失其所者人之政也困於災傷於政不得安其生業
而流離山野霜風刮骨衣不蓋體飢火燒腸食不充
腹迫於凍餒無以為計遂失羞惡而喪其良心始棄
其身而投於盜賊盜賊之起此實源流也盜賊之黨
有大者小有鵠張狼顧而攻城掠邑者有鼠竊狗偷
而探囊褻櫃者有橫截道路而殺越于貨者有照火
聞三而強奪民財者大小雖殊皆足以傷民而病國

矣若有奸夫大猾據險而嘯聚之則小者大者必合
焉一平林綠林之黨從此而成矣然則雖鼠竊狗偷
不可視為尋常而必鋤其根又折其芽不可使潛滋
而宿長矣古語曰涓涓不塞必至滔天炎炎不撲終
必燎原三葉不芟將用斧柯此皆言其不弭於小則
後將難救也古之明君良佐深燭其理故莫不有禦
寇弭盜之法考之經史昭然可見矣內有士師司厲
之職外有野廬廵問之任周家之制度慮之詳而備
之密矣安有盜賊竊發之憂乎漢之弭盜雖未及於
成周之德政然多得才能或為守令或為京官渤海

之龔遂以便宜從事而能治亂繩得弭潢池之兵京
兆之廣漢以銛筭受書鈞距求情而京師之將鼓不
驚漢之弭盜也豈有他道乎以其能用賢才之效也
至於張允濟之蒙頭辨出陳襄之摸鐘知盜包拯之
使盜驚伏此皆由神明之政也其如張咏之治益州
李元絃之治雍州或招撫流散而盜賊自弭以致清
平或諭以恩信而盜賊感化變為良民亦皆本於仁
厚之道也以此觀之唐宋之治盜也亦在於得人而
已恭惟 聖朝內有捕盜之廳又立巡更之將至於
外方則警守有幕捕盜有檣設備弭盜之規制可以

並耻於成周而俯視乎漢唐矣然昇平既久禁網漸弛標吏於街市而奪之金殺人於窮谷而取其貨者昔在平時相望不絕况此變亂之際乘其弛備穿窬者眩惑者繼屬於村閭蜂屯者蟻聚者強梁於山藪民不安宿行旅斷絕倘或忽其微小而不嚴其弭盜之策將必火逆而草蔓終至於難遏矣且夫弭盜之策弭之於未盛者易治之於既熾者難方今治盜之策豈在於奇謀與妙略乎莫如法周家士師司厲之制遵漢唐選賢選能之規為京兆為守令盡字撫以安其居而不使流離又謹防守以弭其禍而不使難

治則民保家業 國無梗化而治教休明矣此小臣之所以願得賢能以弭盜賊者也

尊教官

臣謹按唐宋之書史唐之監田小縣也既有令丞而又有主簿尉宋之池州小州也守臣則王起宗通判則趙鼎叢而兵官則張林也以此觀之唐宋之世一邑皆設三守也恭惟我國家州府則置二守郡縣則置一守當其設官分職之時臣雖不得預聞其議然妄以愚意度之則應慮其一邑之官多置其員則恐有民弊故慮此而但置一員然其為制度未盡善也

莫若合並小縣而補其殘弱然後雖未能如中朝之
置三員而二員則不可不置也何以言之郡縣以設
一員則無事之時雖若便易而不煩然天道難謀而
否泰互來治亂無常若有事變出於不虞則主倖領
兵而遠赴戰地邑空無守故不得已而權設留衛將
又任諸監官以如此假設之人其可以治邑事而禦
外侮乎不惟不能禦寇而不治官事而已一邑之事
假托權者每邑不下十有餘員民弊之無窮專由於
此矣徒有民弊而既無主守則郡縣之地誰能守乎
郡縣之事誰能治乎如使池州而只有一守王起宗
聞元人之渡河棄官而去則池之一州空虛而無守

矣若非趙昂發則誰復效死而堅守乎以此言之邑
有一守既非萬全之策而又未見其餘弊也兵興之
時許多之事皆責於郡縣而雜類之徒各自侵民其
為煩擾豈止於二守三守乎莫若設二員而兼治民
事盡其守禦也然勢有殘盛之殊事有古今之異以
我 國之編戶何必盡效於大國乎變而通之在乎
權宜而已有一守則赴戰之際官空無事立二守則
無事之日似有其弊如之何其可也卓澤小臣千慮
之餘得一愚策校官者守孔子之庭而執教士之柄
其秩則卑而其任則重萬世長存而不可廢之官也

既不可廢則烏可以置於無用之地而空費月俸乎
倘能尊崇此官而汰其監官冗雜之流特改前規勿
以生進之輩幼學之徒為之訓導自茲以往皆以文
官差之而名之曰校官兼帶以臺省之滿而叅聽其
邑事則事無不治之弊邑無監官之病矣臣又夷考
宋史通判之設有似我 國之判官然其實則有不
同矣判官則為刺史之屬官故刺史雖有倒行逆施
之事違道悖理之舉判官不敢言其過誤倘或有言
則以為不敬上官而輒有論劾然則大邑之判官不
過為無權之一官耳其於政治之得失有何輔馬宋

朝之通判則不然矣刺史若有違拂之事則通判曰
我非刺史之屬官 朝廷以我糾刺史之過誤矣故
宋史書於史記曰置諸州之通判以分刺史之權然
則通判之不為刺史之屬官據此可知矣今也倘能
尊獎校官而同叅邑事有若宋朝之通判則校官既
非刺史之屬官而無所拘礙互相糾撿則守令有所嚴
憚而不敢恣行奸吏有所畏懼而不得肆其侵暴矣
豈但如此而已乎當其無事之日則誦詩書譚禮樂
而宣大化之風及其有事之時則率餘兵守城池而
奮忠烈之義然則邑無加設之負而官免無守之弊

曰一官而治二事無二守而有二守事簡而政舉負
少而理得其為良策莫善於此矣此小臣之所以願
尊按官而同叅邑事者也

立察官

臣竊惟天下 國家之所以治日常小乱日常多者
土宇廣漠而民物寔繁萬事多端而弊如牛毛官失
其職而乃遺民弊吏緣為奸而民受其害山野小民
壓於官威安能舉首而籲怨乎非徒不敢舉首而呼
怨如或怨言流聞於其耳則嚴酷之官大肆凶虐毒
施刑杖故不得訴其邑宰而不勝冤悶若或訴其典

吏奸猾之吏磨牙狴然憑仗官事百計陰中昏愚小
民怯於官酷怵於吏整抱怨含默不敢容喙貪官汚
吏既知小民之無能為也則法外之事非理之術任
意恣行孰能禁其所為乎不惟官負典吏為然也通
年以來國有大乱萬務雲興而守令赴於戰所故專
任其邑之人以監多事以此上有鄉所監官下有典
吏都訓導鄉曲之間亦有里胥領將各執其事日日
侵虐其為病痛可勝言哉今日之弊譬諸人之一身
百骸四肢無一處不受其病而皮膚之疾眼前之瘡
姑舍之而不論至於骨髓之痛膏肓之病扁鵲望之

而走者則有不可不言矣欲救其病則醫非華佗醫
緩而藥非神丹妙劑則烏能治此病而其效乎今者
膏肓之病有二馬運糧也點兵也此二事乃是二豎
之入於膏肓者也有膏肓之病招良醫而命良藥
尚恐其不能救也又從而侵刻之掀動之則敢望其
保其生乎當其發馬而運糧點兵而赴戰也萬姓喘
震若墜淵谷而鄉所者留衛將者待變色者刑馬兵
房者都訓導者莫非無賴奸猾之徒也皆是侵刻膏
肓之病人而掀動之使速其死者也夫如是故乘其
郡邑之無守非守令而擅守令之權非將帥而行將

帥之威孤假庸威魚服龍章誇張虛勢脅制愚民名
為點兵而點之以貨故驍壯者以賂而歸於殘弱懦
為發馬而發之以賂故充健者以貨而歸於羸疲惟
其如是故赴戰之兵則疲瘞之卒也送邊之馬則頹
之駒也以如此之兵其何以禦敵而取勝乎以如此
之馬亦何以負重而致遠也飛菟輓粟轉送千里兵
志所重而漢人所苦也當亂之初則運於龍仁運於
水原其後則送於八莒送於鼎津皆千里之外而嶺
路則羊腸九折水川則羅帶百繞以此車摧馬仆千
萬人勞其為困苦何如耶故一運之後人皆縮額而

酸鼻有人馬者尚且如是無人馬者何以堪其苦乎
且田結之數雖同民間之貧富不齊民皆有馬乎無
馬之家債馬於他家則一馬之價費米六七斗家
皆有丁乎無丁之家雇丁於他村則一丁之價給米
三四十斗以此而鬻賣家舍典質女子敗家流離者
萬井同然雖能輪回之均送之平如衡之稱物不
差一毫民已盡力尚且難支而况鄉所監官之徒色
吏都訓導之輩受其牛馬取其寶貨而任意越次容
私減省乎故有數三十度搬運者有二十餘度輸運
者或有五六度輸送者糧運之不均民生之怨苦何

如耶至於荷戈負羽者蒙霧露沐霜雪行千里冒白
刃天下慘痛之事無過於此矣雖點之均而送之公
法當赴戰而不可辭者猶且妻孥牽衣以哭父母慘
裾而踊天地變色鬼神感泣其為慘痛有如此者而
監官都訓導之輩幸災樂禍惟利是求舞文而任情
升降行詐而視勢伸縮貧殘無勢者有十餘度赴戰
豪富有力者一不見倭旗赴戰之不公民間之怨苦
亦何如耶如此之弊萬口雷騰四方藉藉九重遠達
無由上達則安能去此弊而保民生乎方今之民生
可謂極苦而極困矣有如一莖之禾葉有騰而枝有

蠶根有賊而心有螟敷者之虫潛食而暗齧日夜不
息而枝葉根節莫不受病則青青之色日至於黃萎
而不可救矣好吏者小民之螟螣也蠹賊也人君者
小民之蒼天也風霆也至於螟虫滿田而禾稼焦枯
則救此病者只在於蒼天而非人力之所及也天監
下土黜祐斯民靈風挾雲列缺揮鞭驚雷大震凍雨
一打則神功無跡蝗虫盡墜矣一道之內雖有監司
與都事然以眇然之一身萬事叢萃靡有餘暇則枝
葉之間根心之內微細之小虫雖有神明之眼固不
能周知而遍去之也今日救急之策莫如時遣一官

神之以察帶以霜威周行一道朝投於孤店夕宿於
荒野閃影於南州驀馬於北里去無行迹止無羣形
神行電邁使人莫測周知民瘼洞燭吏情摘伏殺奸
而大則奏諸朝廷而誅之梟之小則自為主斷而
甚焉救焉民瘼則神之釋之有若凍雨之打蝗螟神
雷之振枯黃則奸夫之虫魂亡而魄喪盡落於雷雨
之下小民之禾莖青而葉茂復生於和風之前矣此
小臣之所以願遣察官以祛民瘼者也

省刑罰

臣謹按經史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漢人之言

曰死者不可復生天下之至重莫如人命人生之至
凶者又莫如刑杖是故罪至於大辟者凡民罔不慙
固無可矜之情然尚有二復五復之法則是乃先
王之所以常存欽恤而其於死囚之中又求其生道
也其為慎刑也何如哉恭惟我朝杖有鈇禁刑
有牌猶以為未足而濫刑官吏之法載於邦典恤刑
之教頒降於四方我先王恤刑之心豈下於二帝
之欽三王之恤哉然而世道日變舊澤漸斬人心日
薄俗尚暴刻慈詳者小嚴酷者多絃歌響絕蒲鞭影
息殺毒於蛇政猛於虎爭屬膺吻競用孟青其視吾

民有如園豚惟事烹割以為咀啖誰復煦沫於轍軌
春醫於病草乎不惟臨民者尚其嚴威觀風之使按
節之官亦不務仁慈之政守令之中幸有寬厚而慈
民者則病其寬緩催科政拙而稱為昏劣如有刻薄
而辦事者則喜其有威能成諸務而謂其幹能是非
之失實既已如此則為政者固所難堪而况不徒稱
昏吾能而已以之而為升降之資以之而為進退之
地夫如是則孰肯字民而自取昏弱之名黜罰之辱
乎爭尚威稜務集其事以取勤幹之聲固所然也弊
風一興末流尤甚近年以來嚴酷風熾仁厚道喪術

揚滿目拷掠盈庭其罪已極而不可救矣自後兵變
之後尤用重刑嚇下之際必稱軍令必曰斬頭而又
從而特設二杖一曰軍令之杖二曰不練之杖其為
大也正如屋椽惟此二杖前古未聞暴厲之徒狂妄
之輩不知其非視如夏楚略不動念小違其意則輒
用其杖加之脅上則脅肉墳臙而命殞揮之踝外則
踝骨折碎而魂亡內而郡縣外而堡鎮皆用嚴刑而
堡鎮之刑尤酷矣哀我小民何棄于天死者之家則
孤兒寡婦窮山僻野號哭于天幸而得生之家則慈
父孝子相攜泣血以求偷生之路扶老挈幼竄於岩

穴投於林藪奔於他境郡邑之民鎮戍之兵所以日
就離散者皆是嚴刑之致也苟不痛革此弊而懷保
小民則本根先拔而枝從而亡矣何以爲國乎此小
臣之所以願省刑罰者也

務農案

臣謹按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孔子論爲政食去在於
兵後箕子之疇孔子之訓皆以食爲重者國以民爲
本民以食爲天一日不食則飢終年不衣則寒然則
農桑之關於民命也不亦重乎觀書之無逸則攷
乎以稼穡之艱難訓戒於成王讀詩之豳風則勤勤

乎以舉趾條桑陳王業之根本周公三代之 聖人
也詩書萬世之大訓也以聖人陳大訓所舉者不過
乎稼穡與條桑則農桑之業有關於民生也何如耶
自是厥後莫不以農桑為重漢書曰躬耕籍田以勸
民耕此以天子而勸農也小部水衡各置農官則此
以宰相而勸農也勃海太守勤 趙田畝南陽太守出
之於祖備調之法又令髮僧而駢 以守令而勸農也唐
之於農宋則天子法駕親臨割 麥親見織婦賜之坐
席此亦以天子而親勸農桑者也漢唐宋諸君之致
力於農桑者又可見矣恭惟我 朝在先哲王深知
衣食之源籍田置於左右蚕室列於東西親臨田墾

手執墾耜以勤九推王趾登壇親奉懿筐以摘遠揚
我 先王之心同符於周公先后之德有光於萬
矣夫如是故豐儲之粟陳陳紅腐內帑之錢貫朽不
校二百年來民殷國富烟火千里雞犬相聞可謂豐
亨而豫大矣然天運流行否泰互推已定之數雖聖
智固不能免也今丁厄會島夷匪茹譬我大邦鯨奔
豨突國內鼎沸以此農夫輟耒紅女下機衣食大本
其源已竭重之以藩漢兵糧之費用之無窮洩如尾
閭添無一勺度支該官辦出無策至如屯田煮海賣
官鬻牛免孽免賤等事無不舉行此亦救急之一策

雖不得已然衣糧之源豈在於此乎上面六七之事最優者屯田而未得其人則亦未得其利也其餘策卑猥細瑣而所獲者杳若涓埃而已烏足以裨益於河岳乎今日之事比如千斛大釜烈火焚燒水焦鉄紅以一盃之水沃之旋渴安能救其乾乎徒勞而無益也為今之計莫如革盡末務而專力於農桑農桑既力則衣食之乏非所憂矣然農桑之務皆賴乎民力民不安而離散則農桑之務何從而致乎然則農桑者衣食之本而民力者農桑之本也欲務農桑則先擇慈詳愷悌之君子而為之守令撫之以恩摩之以

恕噓之以春風洒之以甘露先使小民而安集之又能不奪其力不遺其時而駁之於南畝督茲於桑下萬箱黃蠶盈於箱篋則衣自足矣連雲執耜充於倉廩則食自足矣何賴乎責官何藉乎充賦乎此小臣之所以伏願盡去他務而專力於農桑者也

權米布

恭惟 聖朝開創之初制民征賦征以布縷貢以粟穀後以民力有似乎唐之太祖祖備調之法也至均而至于至精而至密雖設之助周之徹無以加矣亘乎萬世流傳而終無其弊然而制法者人也雖詳且

備休咎者數也不能無豐歉不徒正穀有豐歉之數
百物莫不皆然五穀雖登而木花失稔者有之木花
雖稔而五穀失稔者亦有之苟不能參酌而推行之則
二者之征賦交受其病而民失其所者多矣如或布
賤穀貴而一匹之布直米二三斗則持布者病或有
布貴穀賤而三石之米直布一匹則持米者病以此
布貴則虛棄其米而為農者傷穀貴則虛費其布而
為布者傷木花五穀俱得其豐而物估平等兩無其
病者十年之內僅有一二度則小民之生或苦於費
布或病於費米百年短生恒有其病則宜乎喪其樂

生之心也非惟不樂其生以此而流離以此而敗家
米布之征其苦何如耶雖然在天之休咎關於氣數
固不可容其人力在人之政理豈無推而變之變而
通之以適其宜者乎令諸道之監司務察民間之苦
歎而申於地部地部達於楓宸執其兩端而權其輕
重布貴而多費其米則除布而以米代納其貢穀貴
而空費其布則除米而以布代償其賦綿布一疋之
價亦白米十五斗定為恒式歎不減納豐不加賦白
米一斛之價亦以綿布一疋定為常規民苦於米
則收其布民病於布則收其米然則歲運雖有豐歉

之不齊先視布米之貴賤相為代納則米布之在庶
免恒苦之病矣自壬辰之後老弱困於輸運丁壯斃
於鋒刃農夫輟耕紅女廢織民苦艱食道饑相望鵠
鶩啄腸大豕啖肉滿目慘惻之餘今年禾穀雖曰小
歉貢布一疋給米三石此乃不是穀豐而然也實由
於無布之致也愚蒙之民何以堪其苦乎欲救此弊
則莫如權其米布量其貴賤變其舊例觀時有無而
互換相代然後國無逋欠民不離散矣此小臣之所
以願權米布而使民休息者也

擇守令

臣竊惟天地有生物之德而宣其德者二氣也人君
有愛民之仁而布其仁者守令也蓋郡守縣令者宣
王化而為民之師帥也師帥得人則一境之民受其
賜不得其人則一邑之人被其禍故宣帝曰庶民之
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嘆之拜者故平訟理也與我
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有治行者以璽書勉勵而
增秩賜金唐太宗亦曰為朕養民者都督刺史也手
疏其名於屏風以備黜陟漢宣帝宗誠知安民之本
而真是後世之龜鑑也恭惟我朝慎擇庶官周非
其吉而守令之任尤致精擇銓曹之注擬謹備三名

而不敢輕舉如有不合人望則兩司諫官旋即彈劾
我朝擇守令之法可謂嚴矣其為慎擇而勉勵也
豈下於漢唐乎然則如漢之循吏唐之良史者彬彬
輩出而史不絕書矣奈之何近年以來為守令者率皆
庸劣政不古若民受其害貽弊萬端其為民弊何可
勝言乎爭尚刻薄一無仁慈吳公之忠孝黃霸之寬
和不聞政令繁苛聽理昏蒙汲黯之清淨唐漢之嚴
明無見學校草茂盜賊蜂起文翁龔遂之治安莊推
之不去民不蒙福烏有願借之寇河潤之郭李聲如
乳帝乖戾夫安有兩政之麥渡河之帝乎濟人利

物興利除害而賈李之仁政澤斬清芬掃地濁澤橫
流懸魚影絕而琴鶴風殘矣以今之守令比之於古
人賢否之不倫判乎如霄壤則政治之不侔豈待乎
辨論而後知之也歷考史籍自漢迄宋民安其業而
不失其所者莫不由於守令之賢格則守令之關重
於民何啻乎魚之水木之土也是故古之歌者曰召父
杜母慈惠小民而使之得生有同於父母生育之恩
稱其父母也不亦宜乎以父母之官而暴虐之虐之後
膏血而割肌膚可乎欲養生民而不擇守令何異乎
緣木而求魚也今之守令擇之不精則何敢望治之

如古乎凡附權門者奴顏要路者為守則可謂舉之
公乎字不知一丁法不識三尺者為守則可謂擇之
精乎人譏木偶者滔滔皆是吏稱神明者寂寂無聞
狼如羊貪於狼者皆佩銅魚朱砂之不市一硯之不
持者多遯於荒野其誰能字小民而興善治乎為今
之計莫如先擇慈詳者而為之守舉其豈悌者而為
之令取其撫字者而為之監貪婪無厭者暴虐殘刻
者則并斥之不任於守令如有被逐而能為其職者
久其任而勿為輕遞 使之依保小民乳而字之煦
而撫之則殘敗餘民庶可以安其田里保其妻子不

至於盡散矣如此則豈徒利於民哉邦本鞏固而不
搖則抑亦 宗社萬世無疆之福也此小臣之所以
願擇守令者也

疏書貞

臣竊惟郡縣之有書負猶戶部之有筭負也書負之
所以有內外之分者何也田畝在外而官庫在內故
也毫釐絲忽之煩輸合升斗之夥錢穀歛散之數會
計磨勘之事官不能獨為故使主其事者官書負也
龍鱗之畝繡錯之畦阡陌之縱橫災實之錯亂踏驗
等第之事官不能躬行故俾掌其事者村書負也常

平錢穀出納之數以至使客之供衙內之養軍國之
需糧餉之費日月糜用度之資官廳掠庫留儲之
數皆載於簿書以此文籍之多盈箱而堆案者皆使
言負美而計之於是乎握美子布其位次星羅板上
紛紛交錯以龠為合以升為斗橫置減萬縱立增千
百移於千千歸於萬一立則盈者為縮一斜則欠者
為盈橫斜之間立偃之際運手生風神沒鬼出變化
無窮自竊之數一而為千百而為千使其欠縮之數
充滿於翻覆之手官用之數用百而減千用千而減
萬以作盜竊之噴混其用數於轉美之頃雖眼如雞

婁心如計研多事之時尚不能識其虛實况乎虛疎
之徒不文之輩目眩而心醉頭如冬烘恍然如夢寐
者乎官庫之板蕩豈但由於軍糧之運乎皆出於此
輩塗改文書日竊月偷潛洩於鼠穴之所致也此等
之事在官書負之罪也當其萬寶告成秋稼登畝書
負之徒踏驗年分科次高下周巡畝畝田夫野老謀
免重稅饋之以酒食納之以貨賂賂多則實移於災
賂無則災歸於實實轉而為災則病於國災轉而
為實則傷於民其害不淺而又有甚者富豪之民厚
其饋重其賂則專數削除不納一升之稅者處處有

之此則年分時奸術也磨鍊之日賂之則中移於下
下移於災不賂則災上於下下上於中此則磨鍊時
奸術也民間之田畝互相買賣故三年改案移來移
去以便民居古來之恒規也又乘其隙輒生奸謀東
村之田移於西村則書於東案曰此田移送於西村
而西村之受田者賂納則因拔其田而不錄於西案
西村之民空食其田之毛而不輸其稅南里之田移於北里
則書於南籍曰此田移送於北里而北里之受田者
賂納則亦去其田而不錄於北籍故北里之民亦空食
其田之穀而不納其稅四方來去之田如此者頻頻

有之此來去時奸術也至於者審舊田搜括新耕之
際尤用其術不以其實案付舊田濱於河者地於河
枕於川者畱於川籍存而田亡者有之久陳之田則
沒於荒草埋於大木葉去而稅存者有之如此之田
皆當依地部免稅之公移後實考閱一一錄申監司
宜盡蠲削若不厚賂而懇乞則因存不去貽禍生民
其罪既已重矣而加耕新田則狡猾之徒知其無案
於本曹而聖上不得抽柱御史不得發奸守令不
克憑闕故俾彼甫田籠山絡野禾黍或或麻麥芄芄
當貢上上之賦者任意依仰盡受其賂皆不納稅新

耕之田盡為書負受賂資生之一物而非 國家之田矣不特此也又有心驚骨折憤極而不可言之事者頃自變起之後困於征伐田多荒廢而其稅尚存民不聊生故 聖上軫念元元欲救其病久陳之田盡去其籍以恤小民鴻恩大澤海涵天覆民咸鼓舞樂其再生此是近古所無之盛德也書負奸狡者流又竊 天恩以作己私膏油沃壤一茅良田年年耕食黃稻穰穰一寸不陳者皆稱陳荒減錄田案不納其稅孤兒寡婦無勢孤危者之田雖盡污萊不收半穗彼乃稱其不陳俾納重稅又以減陳之故結卜之

數頓然減縮贈賂而得減者富而不後不賂而不得減者貧而獨役田小則役多役多故存者加重 聖上欲除陳田而書負者除其實田 聖上欲恤貧民而書負者助其富民息歸富戶害及殘丁書負者盜竊 天恩而歸之於己暗奪上貢而使 國貧之然則千畦之田萬畝之稻皆為書負竊矣之一物而非國家之物也甚矣奸夫大盜乘機投隙之害也如此等輩雖百才斬尚有餘罪矣我 先王之法用事書負徙之於邊其慮深矣欲去此弊則申明舊法檢覈書負隨其所現而即施譴罰小則徙於邊鄙大則加

之刑戮然後書負之輩不敢舞文行詐而賦役平均
國用充羨而小民蘇息矣此小臣之所以願流書負
者也

許許怨

臣竊惟上有字牧之任下有供給之職上不得不資
於下下不得不依於上相依相濟而為生者人道之
常也民入之所以有怨者何耶夫位有上下故隔隔
而不通故怨怨而不伸故憤憤而不已故亂故易之
取象天地為否地天為泰以位而言之天在地上順
也及為否者情不通也地在天上逆也及為泰者情

相通也 聖人取象之義淵乎其深矣然則傾否而
為泰之道莫善於通情然萬民之情在上之人不可
以察而知也問而知也則雖欲通之而安能相通也
其要只在乎使民自訴其怨而已恭惟我 朝聖神
繼天立極欲通民情故立所志議送之法民無不通
之情然又慮夫民訴其官則有傷於風俗故復立部
民告訴之律 先王之法至精至密無以議為然所
志議送之牒不過乎自明與民間之事也凡千官負
與夫官吏監官之弊則不敢書之狀上顯然叢訴者
有二病焉一則部民告訴邦憲嚴峻一則監官奸吏

懷嫌陰中其禍大毒有如刺膚不死斲腕不斃必造其猛噬而碎首毒螫而隕命故不敢輕訴其怨小民之所以含嘿隱忍叩心拊膺棄其家業父子泣別乞食四方填于溝壑者皆由於民不得訴怨之致也頃自兵興以來狐鼠之徒蟻虱之輩乘此多難恣行脅臆無所不至尤甚於平日故相繼流亡十室之里有二家僅存者或有專無一暴者如此不止則其勢必至於盡散乃已有識之士所以心死而骨驚痛哭而泣血者也若夫守令則雖有侵虐之弊有關於風和雖無法典所禁而其在民風亦不可誣訴矣在下

之監官色吏則隨其所犯皆令自訴而於監司所行之處亦置訴怨之牌如古誹謗之木使訴怨者勿混於允訟之中別自團聚於牌木之下各持其狀監司亦當勿決於紛紜之際罷事之後從容詳問細聽其狀所訴之事小則即令召致監官色吏詰其虛實答之杖之大則啓狀於朝廷流配之誅戮之所訴之民亦詰其真偽倘或誣訴嚴加反坐三等之律則民亦不敢妄訴矣又令察訪檢律等專掌訴怨之狀錄於冊子而納之於監司行索考其所訴之多寡輕重則守令之賢否昭然自現以之而殿最焉黜陟焉被訴之

監官色吏不但嚴治其罪而即逾其任則不得肆刺
虎之及噬致斷蛇之螫毒矣如此則雖不訴守令而守
令畏吏之作奸罪及其身而必慎檢其下奸吏亦恐其
被訴而蒙其竄徒誅戮之罪必不敢如前日之放恣也
然則小民無訴官之薄風而得伸其怨奸吏亦無中傷
之患而盡去其病矣其病盡去則流通四歸樂生興事
閭閻撲地萬民蘇息 國家永膺洪休而萬世無疆矣
此小臣之所以願許小民之自訴其怨者也

黜貪墨

臣竊惟治民之官非一而親民之官莫切於守令守

令之賢否生民之休戚係焉故曰守令者民之師帥
也守令之任可謂重矣因守令之不賢而民受其病
者不可悉數而盡陳然舉其最重者而言之賊民之
事非一而皆莫若貪墨之害為尤甚也何以言之欲
利於己則必害於人也夫貪污之官若使為守令則
到官之後不遑他務不計官事專事收歛而晝思肥
己夜度營私朝謀聚財夕面掠貨浚民之膏利民之
膚錙銖之利毫釐之小惟恐或遺頭會箕歛貪肆狼
恣恣洩尾間手口拮据不遺餘力張目睢盱登攬罔
利惟日不足遂有空官庫下虛民財民不堪命流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穴四方怨語騰天耳若不聞視如楚越略不動念一
以為奉身之資一以為善事之債百爾所思刻期辦
立諸色器具指日成就民困多務若少遲緩如不即
供縛臂之使叫呼村落而酷於夜叉打課之杖亂於
公庭而嚴於鉄棍惡卒袒楊終日揮朴不是公務惟
欲是遂惟其如是故不惟公私虛竭皆由於貪也至於刑
罰之濫獄訟之枉亦由於貪也白黑之混曲直之錯
是非之倒亦皆貪之所致也凡百官事莫不以賂而
成則貪婪之害可勝言哉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聖賢洞見其剝民之害有甚於盜竊官物故

其言也如是至我言乎欲安小民而不黜貪墨則譬
如欲養芝蘭而不剪荆棘也雖能日培其根時灌其
葉終必為荆棘之所害而不得見枝葉之峻茂此小
臣之所以忘其愚劣而願黜貪墨者也

杜侵漁

臣謹按陸贄之言曰民者財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臣
以為奸人者財蠹也侵漁小民蠹害財穀者寔繁有
徒在於防里者曰里正曰領將曰都將如此等輩乃
民之小蠹也有不足煩道也在於鄉邑者曰鄉所曰
留衛將曰六房曰雜事色吏曰書負者流此是民之

大蠹也其在昇平尚且蠹害民財使民失所當此海
寇之時萬務雲興百役俱起又從而守令之人盡赴
戰所空官無主不時之措事驛卒之持關者叫呼
突急於星火許多卒迫之務責之於何人而委之於
誰手乎不得已而責辦於監官之徒色吏之輩上面
諸色人之所以為用者以此也今日之蠹財害民倍
蓰於前時自用兵之後萬事紛擾亂於蜂午多於牛
毛斜科橫斂節目之繁不可盡舉姑撮其大且急者
而言之抄兵送兵之事鑿池守城之事運糧饋軍之
事戰馬點送之事馱馬出定之事錢穀會計之事刑

獄諸訟之事差科賦役之事天兵供億之事皇使接
待之事筋角貿易之事膠漆弓絃徵納之事弓弩諸
矢營作之事戈劔甲冑鑄打之事三穴鳥銃鑄成之
事炮硝火藥燔燒之事新舊陣法習鍊之事鳥銃隸
習之事屯田煮鹽之事募兵募粟之事戰船造作之
事戰漕兩船格軍之事價布貢布作米之事諸色貢
賦上京之事官中所為之事京各司所定之事監兵
兩司雜物所納之事遠戍留防相通之事漕水軍番
代之事此乃略舉民間所急之事也其餘細瑣之事
不可盡陳民事之浩繁果何如也嗚呼自鄉所監貢

下至色吏皆是虫虫無識之流也孰能存其憐民愛物之心乎因大乱而喜其乘勢執多事而利其乘隙私喜於其心曰若非大乱安得執此權柄若非多事安能得此多貨乎惟恐倭寇之速去者滔滔皆是以如此之大乱以如此之多事以如此之殘民雖日撫恤漸之以仁摩之以德惟恐不安其生况此監官色吏之徒乘其大乱憑其萬役自作奇貨舞智弄詐以謀富貴務行嚴威以求納賂專事刻薄日夜侵毒窮閭小民不耐其苦納財而乞緩程限獻寶而請減其役何異於欲醫眼瘡而又害其心肉者乎小民之財

產有限而群姦之侵蠹無窮哀我小民以一介孤立之身安能當衆蠹之侵刻乎監負之衆色吏之多蠹財之虫也倭寇之乱庶事之繁引蠹之路也行詐路廣聘智資多此輩之弄筆揚揚理固然也財為民心而蠹食其心心病則肢從而亡蠹財之禍不亦重乎蠹財之害不可不杜然監事之人治事之吏亦不可不用則如之何而可也如此之類仗其力以集其事防其奸以祛民瘼此乃要道也然守令若不得其人則又安能用其力而防其奸乎必先得循良之吏嚴明如趙廣漢神明如陳寔者然後可以去侵漁之

惠而民保其生矣此小臣之所以願社稷之安也
計屈敵

臣謹按兵書曰不戰而屈人兵社稷之計也
敵也李荃曰晉將郭淮圍麴城姜維來救淮趨牛頭
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
不戰而屈之義也夫用兵之道計取謀攻為上也攻
城蟻附為下也今者賊倭之兵虎踞於天城加德之
堡龍拏於東萊金海之境堅壁若鉄壘高如崗所之
難破攻之難拔坐視所為計無所施于茲七年矣賊
將之輩偃然安坐睥睨我軍我之軍卒狼顧脅息踣

蹶逗統旗無摩壘陣不交和則孰能忘身賈勇先登
陷陣以樹萬攻乎然則膏孤兩矢快逐天狼援掘雷
鼓大轟天殺似無其期則以戰平乱未可必也自古
以還九八敵境者不敢安頓而旋即退去者非是兵
弱力綿而然也皆由於有所可畏者有所可忘者又留
則將有不測之患也我之於彼不能使之畏亦不能
使之忘則彼賊之兵何所憚而自退乎戰而逐之既
未可期而致其自退亦無其術則如之何而可也我
之上策誠不出於絕糧道禁農作矣兵志又曰糧不
多則勿與持久又曰因糧於敵則吾不為主遠輸千

里則主及為客又曰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與倭
相持者今至七年則其可謂不持久乎滅兵館葢於
我則其可謂不為之主乎運送千里則其可謂不為
之客乎用兵七年尚未決勝負則其可謂之利於
國乎且賊兵之留而不去久而不戰閉營安卧者豈
無其謀而然乎臣之愚意以為欲以長策制之使我
疲於奔命困於委輸不戰而自屈坐致消磨然後欲
以一戰蹂之此必暗用王朴平江南之策也既有持
久之患又有為客之病不利之弊而又陷於坐致困
窮之謀則臣恐雖有智者將不知善後之策矣况今

用兵皆犯兵家之所忌尤不可不汲汲而備之也為
今之計莫善於計取謀攻之策耳故孫子十三篇以
計為首其術可謂神妙不測矣所謂備倭之計謀者
何也只在乎斷海運禁陸耕二者而已欲禁其耕墾
則當其倣載南畝始播百穀簡拔輕騎飛將衝突田
野破其鎡基斷其牛鞞以敗其播種及乎千耦荷鋤
以薦荼藜又遣疍狼之將豺犬之兵猿超田畔鷓掠
隴頭而擊散耘卒使之田卒汚萊迨夫萬寶告成禾
稼雲黃大發戰卒以拒救兵又令萬夫鼓譟鉅刈稠
載歸來以敗其秋斂則可謂能禁其農務矣欲斷其

海運則鳩聚邊邑之龍蟻巨艦鷁盡飛船精擇善水
之夫運施之卒而使如李寶者領之或屯於閑山或
依於他島日夜潛伺勦絕其往來之船使其音信不
通又擊其糧運之舟使其軍糧匱竭則可謂能絕其
糧道矣我之二策既行則彼賊之坑塹雖深壁壘雖
堅安能久居乎孫子曰屈人之兵非戰也拔人之城
非攻也此非計取謀攻之謂乎孫子之術淵乎深矣
徒知攻城陷陣之為事而不知伐謀之策者何足與
論兵乎諸葛亮之攻魏也司馬懿閉門不出而終不
交兵司馬懿深於兵者而又知亮之不可與輕戰故

忍受巾幗之辱而坐待亮之糧盡自退懿之用此法
明矣我之為將者誠能行上二法如司馬懿之待諸
葛則清淨行長雖善用兵何敢強留乎賊之二將若
或堅守不去而糧既乏絕則正如落窰之帟矣然則
我國之兵可以禽清淨於不戰縛行長於不攻吾何
畏彼哉此小臣之所以願用計取謀攻之策者也

置四輔

臣聞虫之不僅者百足扶之也木之不顛者衆根盤
之也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而至於吾人何獨不然村
居小民其生也雖微而必也閭井相比伍相連互

為依賴迭相扶救然後虎豹不得投盜賊不敢侵故
能安其居而不至於離散况於諸侯之國天子之都
乎若稽古昔或以軍旅或以郡縣以衛京都者歷代
同然漢置南北之軍而又立三輔者所以護衛京城
也唐立府衛宋設三鎮者亦所以扶持帝都也今我
國都前有漢水後有白岳然水非天塹山非百二其
為險阻固不可恃而為重也自有賊變之後京都之
驚潰者至於再度豈無其由而然乎蟻虱小臣撫膺
泣血思衛京城心昏智淺不得善策然夙夜千慮似
有一得欲立四輔以衛京師此乃小臣妄料之愚計

然不審澗底之賤芥能側於八珍之味乎惟我 國
都既無三輔之蔽又無三鎮之屏賊兵之來入無所
恃而先自奔逃理固然也小臣愚意以為莫要於先
立四輔以廣州水原為東南之二輔以坡州揚州為
西北之二輔當其孤芒不動狼烟不起願遣明智之
臣周覽四州之境先點無六害而有三利之地背孤
峭而向虛明之處以為城之基崇之為十仞萃之為
五丈環之以萬堞規之以千雉以立城之形勿令甃
壘拳石而使之崩頽起台粘泥而極其堅牢有如鉄
甃望之屹屹仰之言言則衝卓不得撞也鴉鶻不得

樓也飛樓無以瞰也雲梯無以升也地道不足惧也
詐隱不足慮也如之以布樓櫓於上周湯池於外九
百機械無一不備而後山堆粟粒而糧支十年丘積
兵器而萬戰不竭又能以選奇才異智者而為之帥
勇悍敢死者而為之副如此則城池完具將帥粟粒
可謂備矣然民不聚則城內虛城內虛則不可以為
守矣急先之務則鳩聚小縣而多所疊入乃使四輔
之城皆作萬戶之雄藩車行而轂擊人立而成雉家
殷而人是志高而氣揚眼眶之中已無夷虜矣何畏
乎西戎何患乎東夷賊自西北而來則坡場二輔并

力而拒之自東南而來則廣水二輔合勢而排之當
前二輔之勢若或不足抽後二輔之兵而并為同陣
則所會之兵當不下三四萬人孫子曰教士三萬橫
行天下既有三四萬之兵而將苟良馬則何侮之不
禦何衝之不折而何待乎援救乎且是四輔之設專
以擁護都城為主則拒禦而已止過而已然則守
是上策而戰是下策也何以言之歷劍不破則秦蜀
不可入也襄樊不陷則襄邏不敢渡也歷考載籍敵
雖有百萬之兵後或有雄城重鎮而不先破則從古
以來固未有蔑視而輕過者也秦欲攻趙而畏韓魏

之議其後欲伐齊而懼宋楚之斷其後用兵之道其勢如此矣士辰之變若使廣水二州為二輔而盡力拒守則倭雖強暴何敢過二州而先犯京城乎倭之所以輕犯京城者以其廣水二州不為設備之故也以此觀之守禦之地堅守不出則萬全無虞輕出浪戰則多有危道矣司馬懿能知其術故拒蜀於渭南而堅壁不戰孔明不得伸其志臧質亦知其謀故抗魏於肝胎而閉城不出魏燾不得肆其暴若使懿質而不知其謀輕出浪戰而一敗塗地則曹魏存亡未可知而南朝則必為丘墟矣唐之楊國忠不識持久

以老賊兵而催督哥舒翰使之速戰以取其敗觀此三人之戰不戰則可知守禦之策矣今我國家雖逢厄運皇天眷佑降之百福皇上軫念大遣天兵後來之患不須慮也然小臣之私憂過計不得謂之必無其患者天道難諶而其命靡常冥冥之中否泰之數互相往來賊倭之患安保其必無也脫有不幸而賊或大至四輔之兵合於二輔而荷戈登陴持重不出則賊雖悍勇頓於堅城之下欲攻不得欲追畏後曠日持久其師自老銳氣必挫鋒穎必鈍糧食必盡其勢自退矣此乃周亞夫之所以委梁於吳楚而

閉壁不救吳楚盡銳攻之而待其鋒已挫而師已老
之後一戰大勝以收奇功我朝既立四輔之後謹
守周亞夫司馬懿滅賈之策而堅壁固守終不交兵
則彼雖有百萬之兵不得乘其隙則賊倭之兵無能
為也兵志所記不戰而屈人兵者非此之謂乎保護
京城之策莫善於此此小臣之所以欲倣三輔之制而
願立四輔者也

建屯田

臣聞古賢之言曰強兵之道在於足食足食之道在
於屯田而屯田之能興利而除害者又在於得人然

則方今乏食之道莫急於屯田而屯田之興又莫要
於得人矣萬騎戍邊列竈雲屯晨昏所炊日費千鍾
則繼其糧運不亦難乎惟其如是故供饋之策緩之
則糧道不繼士有飢色急之則鞭箠狼藉萬戶騷動
不緩不急糧不匱乏而能得其道者終古無之前代
運糧之人不是智不足慮不周而然也萬夫坐食費如
歸虛千里荷擔助若蚊負其為事勢不得不然也秦
漢以降世有屯戍詎辟良臣區畫軍需籌度糧運百
爾所思不得上策遂立屯田之議以為繼糧之策屯
田之設實出於糧運之不繼也臣仰惟前代歷考諸

史漢文防胡而耕於塞下武帝防羌而田於燉煌此
是屯田之源流也鄭吉之擊車師田於渠黎趙充國
之禦先零田於金城諸葛亮之伐曹魏田於渭南者
漢之屯田也田於許下者東祗也田於積石者鄧艾
也此魏晉之屯田也郭子儀之耕於河中韓重暉之
耕於振武者唐宋之屯田也嗚呼前有漢晉後有唐
宋耕治屯田者或以兵或以民兵民之用不同也耕
墾之地或為多或為少多寡之數有異也其耕之也
或有利或有弊利弊之端有殊也此是歷代屯田之
制也固守禦之備省轉輸之路足軍中之用者此乃

古今屯田之利也兵興之時若舍屯田則臣未見能
使三軍而足食者也恭惟 聖朝自兵亂之後上而
天兵下而邦卒兩軍之供億煩多而內之豐儲外之
廣興二倉之貯畜已為虛竭度支之官憂其調度之
不足搜舉古典無一不行煮海屯田之策亦嘗採而
行之行之無效即為罷棄旋立旋罷有類於兒戲有
識之士誰不寒心乎雖然已廢之事不煩煩為之說
也屯田之大利大要則又不可不詳悉而論之也蓋
屯田之設固有大利而不能無有遠有近有利有弊
田於千里者民有輸運之勞兵無宿飽之色又不可

以應於倉卒此是大利之中又有其弊者也以戍卒而兼為田夫者有大利無其害者也以農夫而又為屯田之卒者此乃有大害而無其利者也如趙充國之禦先零也軍閑而無事則以戍卒而兼治田事如李德裕之禦吐蕃南詔也軍無其暇則得閑民而別立田夫凡為屯田者如此之利病又不可不知而近年治屯田者不得其要而徒有虛名則烏能興其利無其弊乎夫如是故古之為將者莫不耕於戰而與隣近之地者以其便於用軍利於耕耘易於收穫又有一軍而兩用之利也漢晉之將唐宋之帥皆耕於

所屯之地者豈不以是歟臣竊料之今日之屯田又有不可不為之勢者何以言之兵誌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又曰國貧於師者遠輸又曰糧不三載我國之與賊相持已至七年此非久暴師乎輸運七載迄今不止此非糧不三載乎自平安江原而達於二南此非遠輸乎斯三者皆兵家之所忌而我皆犯之國儲已竭民無餘粟者其病不在於此乎自茲以往息兵之日杳迫難期將何以繼其糧運而能排大亂乎倘非屯田一策則雖有智者將不知善後之策矣又有便利之一說臣請取陳之兵志曰食敵之糧粒一

鍾則當吾二十鍾用敵之蔥裨一石則當吾三十石
一鍾之粟一石之蔥遠自千里輸於屯所則行路之
苦所費之資足以相當故云然矣小臣之妄意亦以
為二南所收之穀一鍾之米可以當遠地之二十鍾
二南之千鍾可以當遠地之萬鍾若置二南近地之
屯田能得萬鍾之粟則所利豈不百倍於遠輸者乎
不但如此而已遠地之民既免輸運之勞則富戶不
至於敗家貧民不至於流離則諸道可保而邦本不
搖矣今欲救貧而繼糧則其策孰過於屯田乎近者
我 國之屯田不使閑坐之軍卒又不募傭食之閑

人及侵務農之居民此乃欲耕些小之屯田而及失
民間之大農此屯田之所以無益於軍而有害於民
也其所以如此者不得其人而又失其大要之故也
然用兵之時屯田之建其為收利也莫大焉為可廢
之而不治乎以失策之故而並與屯田而棄之則無
異於因噎而廢食者豈不謬哉夫如是則帝王則賢
如漢文明如武帝智如魏武皆從其議宰臣則賢如
諸葛亮明如秦祗智如杜預皆為盡心於屯田將臣
則鄧艾郭子儀岳飛吳玠莫非賢聖人而亦為致力於
屯田則軍食之賴於屯田者從可知矣誠能大治屯

田而能積百萬之粟則何憂乎兵食何勞乎遠輸何
畏乎外侮乎雖然若不耕種之以時耘鋤之以勤收
獲之以節備用之以謹則烏能以耕田畝而積粟如
崗烏足以豐富軍食而不絕如河乎故曰足食之本
在於屯田屯田之本在於得人舍此而致力於區區
之末利則雖日勤勞而終不免於軍食之乏絕矣此
小臣之所以願建屯田而欲得其人者也

振紀綱

臣竊惟天地之間繁庶者民生也浩穰者萬事也黎
民之繁有如網之有目也萬事之多有如絲之有條

也網無綱則萬目必紊而難治絲無紀則衆條必亂
而不理先舉綱則萬目不期張而自張矣先貫紀則
衆條不期理而自理矣是故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至我言乎為政之道亦若是矣然則萬事之本
在於紀綱紀綱之本在於人君人君之一身如網之
有綱而如絲之有紀也然君不能獨振其綱而獨正
其紀也必有任其耳目憑其股肱然後可以振其綱
而張其紀矣恭惟我朝以諫憲二府為之耳目為之
股肱托其紀綱而宣其風稜者也令我聖上苟能
先正一心以為紀綱之本兩司之官又得其人而大

振其紀綱則其於為治乎何有臣若稽古昔唐虞之
盛君有堯舜臣有稷契皋陶三代之隆君有湯武臣
有伊傅周召上有正紀綱之君下有振紀綱之臣此
唐虞三代之所以紀綱大舉治化休明而卓越千古
者也自茲以降雜伯之漢其道也雜則君非正紀綱
之君而臣非振紀綱之臣也君臣之德既已如此則
烏足以振紀綱而興盛治乎夷風之唐其風也夷則
人道滅而紀綱淪矣况望其振紀綱而回盛治乎宋
之紀綱則以忠孝廉恥為之本以勤儉寬仁為之政
伊川所謂超越古今者也然藩鎮無權而夷狄有猾

夏之亂則宋之紀綱豈可謂盡善乎至於胡元則純
乎夷狄也何足以論其紀綱之振不振乎臣竊聞
國朝自太祖肇基之後列聖相承莫不以明三綱
而正五常則國初紀綱之源正矣聖上之德業
盛而一心正則方今紀綱之本立矣股肱賢而耳目
良則朝廷紀綱之政行矣宜乎治軌隆古功過漢
唐而愚魯小臣龜藏草澤伏見時事唐虞之風動四
方三代之風淳俗義固不敢望矣比之漢文豐富之
治尚有憾焉則小臣之痛哭流涕豈但如賈生而已
乎先哲有言曰未有憂而靡見於幹臆受病而色著

乎面今日之求治而不得其治者抑豈無其病而然乎若夫夏禮之上獲護之中出治之本振紀之源則一介微臣固不敢妄論至於諫憲二府則臣見之熟而聞之詳矣二司之官不礪刃角而陰邪之徒不畏其觸不碎劔吻而狐兔之輩不怖其擊朝無銜面之嚴路之聽馬之警則兩司之紀綱可謂振乎外方之紀綱則在於監司而殿最之際公道不興課最者無寒門居殿者無勢族露章服罪未博之高風不著望風解綬李膺之威拜不聞則監司之紀綱亦可謂振乎朝廷之紀綱不振故朝廷之命令不行於四

方監司之紀綱不振故監司之誦令不行於一道矣惟其如是故內無肅穆之政而尸祿者不汰外乏宣化之風而貧婪者不去民俗之不義士習之不善士卒之無統海寇之侮予夫孰非紀綱不振之故歟以如此之紀綱雖在平日尚不可以為國况值大亂其可以復仇讐而制大敵乎嗚呼紀綱之不振有同於網之不綱絲之無紀矣執象目而一一張之則張之雖勞而網日紊也持萬絲而條條正之則正之雖勤而絲愈紊矣因弊風而日日治之則治之雖苦而政益亂矣然則欲萬目之張者莫善於先舉其綱欲象條

之理者莫要於先貫其紀欲弊風之治者莫急於先振紀綱矣以今日之事言之上自朝著下至閭巷無一事之得其理者譬猶絲之縲而綱之紊也頭緒紛紜不知其序引一條而欲正之則衆條皆亂舉一目而欲張之則萬目皆紊雖明如維婁者固未可以治之也知其要者莫若舉其綱而貫其紀而已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小臣之愚意亦以為一振紀綱則萬事理矣此小臣之所以願振紀綱者也

樊清白

臣謹按載籍虞朝設教曰簡而廉周典計吏曰弊以

廉夫廉者百行之本也以此律身則身修以此齊家則家齊風俗以之而清士習以之而善矣廉則伸於萬物之上而心志剛愎則屈於萬物之下而心志柔伸於萬物之上故萬事不得以累吾之心萬物不能以滌吾之身而志氣清明操履潔白屈於萬物之下故庶事皆足以累吾之心衆愆皆得而滌吾之身而志氣昏暗行已污濁矣清明潔白者君子之行也昏暗污濁者小人之事也故古之論治道者曰為治者必清其出治之本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以廉而自修則自足以興邦所謂出治之本也以貪而自營

則不能以保邦所謂起弊之源也惟其如是故廉不
獎則治道不行貧不斥則弊源不塞矣士子之清白
雖是出治之本然天下之士不能皆廉者天稟之性
也培養而振作之使天下之士皆趨於善者人君之
化也如欲淑天下之人心回天下之風俗儻非上之
人操其柄而鼓舞焉激勵焉能以淑人心而回風
俗乎虞廷之政旣敷簡廉之教又有侯明撻記之事
虞朝之鼓舞也何如耶姬周之時弊吏以廉又有六
計教章之法周家之激勵也亦何如耶漢之文帝遣
謁者以勞廉吏其後循良之吏蔚然並興其如劉寵

之只受一錢楊震之却金四知豈非勞廉之所致乎
唐之太宗以清謹課吏自是厥後清白之吏森然挺
出其如薛蕙之楊城却錢之陸贄止駕柴車有若元
德秀不帶妻孥有若馮元淑柳豈非清謹課吏之效
乎趙宋開基化臣以節儉勵俗以廉恥清潔之士傑
然輩出平蜀東歸只有畜書四自江南惟帶圖籍沈
義倫曹彬之清致稟若霜雪官居鼎鼐宅無樓臺田
園貪相惟富詩書寇準富弼之高致依如日星亦莫
非化下節儉之所自也臣歷考往牒究其治亂專用
廉吏者罔不治惟貨其言者罔不亂惟其如是故古

之帝王知其治道者莫不以廉潔為出治之本又知
振起廉風而化流天下淑清人心而挽回古風者其
初專在於人君故先舉廉士而表其所尚又盡激勵
而不變民俗吐海太守以治行第召為大司農者西
漢之勸清白而賞朱邑也荊州刺史以民歌仁明特
賜三公之服露冕行春者東漢之褒廉吏而榮郭賀
者也大哉廉之為德真是出治之本也恭惟我朝
師帝王塞弊之源法古昔出治之本峻其贖罪書字
黜配錮其後裔以防起弊之源尊崇廉潔極其褒崇
錄其子枝大開出治之本我先 裕王可謂識治之

本而又盡勸戒之道也然世遠而風殘人亡而教弛
職法不嚴而污吏恣播清德不揚而善類沉淪人慾
流而天理消磨若不震雷霆而驚蟄回白日而燭幽
則久昏之人心甚於重陰穢濁之頑風陋於污泥安
得以掃重雲而睹青天澄濁滓而見清波乎今我
聖上鑑周漢之鼓舞考唐宋之激勵黜貪墨而不齒於
庶僚獎清白而明揚於朝著則性善之人心豈無觀
感而興起者古人有言曰胡質之廉自然也羊續之
廉矯激也楊湛之廉勉強也自然之廉誠不可以多
得上之人倘能鼓舞之激勵之則不但矯激者勉強者

皆歸於真廉而其餘中人以上可移之人則無不變
而廉矣傳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矣導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今者世俗之人其如謀
利也有如入海求珠者不知風濤之險龍牙之危亦
如登山採石者不避虎豹之患崖谷之墜以殞其命
者滔滔皆是但以刑政禁之則安能淑其心而變其
風乎不過曰苟免而止耳誠能激之以清白勵之以禮
義則世有古今而人無古今今世之人豈皆不善而
俱惡乎苟知貪汚之有罰廉潔之有賞而又聞賢廉
之士蘭雪之風水蘂之拜則必能感悟而為善矣故

曰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豈以是歟此小臣之所以願
獎清白而以救貪風者也

尚禮義

臣聞治天下有本有末禮義者治之本也刑政者治
之末也本末兼舉然後治道備矣苟失其本而徒區
區於末務則不過乎牽補過時架漏度日而已豈曰
善治云乎哉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原
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施於儀章而著於日用行之於
閨門則閨門睦用之於朝廷則朝廷肅致之於
祭祀則祖考格措之於宴享則親舊和至於尊卑之

等親疎之殺俎豆之制陞降之容莫不由禮而得其
宜也 先王之所以小大由之者以此而已義者天
理之當然而人事之合宜者也本於天命而根於人
心參於四端而散於天下適其親疎之分均其遠近
之序者義也酌其貴賤之等卞其小大之節者義也
惡利慾而求天理者義也忘其死而赴若父之難者
亦義也惟其如是故苟能明其義則親疎之分遠近
之序貴賤之等大小之節無不得其宜苟或不明其
義則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
之信莫不失其倫矣古之聖賢灼見其理而知其不

可頌史雖也故大易論人道而曰仁與義孟子論浩
氣而曰配義與道易舉仁義而配於天道之剛柔亞
聖亦舉義而配於浩然之氣以此而觀之義者天道
之大經也人而無義不可以為人也伊尹之不顧千
鈞者見義之貴而不知馬之貴也孟子之不受萬鍾
者知義之榮而不知祿之榮也人之所惡莫甚於死
而古之人有舍生而取義豈不以義之重於生而然
歟東漢西都之頽風崇其禮而尚其義故清風高蹈
之士勃然雲興三君八俊之徒爭厲危行八及八厨
之輩互倡危言高操玉潔霜氣橫秋節義雷行而風

振海內故觀感之人尊而尚之貴而效之如恐不及
若無行檢之人則賤而禽焉陋而歎焉擯而夷焉故
黨錮禍甚誅戮刑慘不入其黨者宜其畏避而皇甫
規恥不與其黨則其特士風之榮其節死槩可知矣
夫如是故曹操奸賊之尤者也朶頤流涎欲移漢鼎
者久矣畏其節義而不敢去臣位東漢之不為速亡
其誰之功耶節義扶持乎人紀棟樑乎宇宙者何如
耶恭惟 聖明崇主一之敬而立禮之本詳節文之
儀而行禮之文窮理卞愆而明義之源無適無莫而
惟義之比 國家之禮義可謂本末該備而無一毫

之不盡矣宜乎禮義之化浹於人心禮義之風洋溢乎四方奈之何近年以來人心渙散風俗陵夷不知禮義之可尚不識義理之當行所計者功所謀者利而不知禮義之為何物風俗之頹敗至此而極矣以今日之民風而言之子遠父詔父子之親安在弟不恭兄兄弟之友何居夫婦及目夫婦之義已矣朋友相欺朋友之道喪矣賤而妨貴貴賤亂矣少而陵長少長紊矣其他敗倫亂常之變不可勝數矣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當今之俗若不改絃而易轍則何以興其禮而行其義乎嗚

呼皇天降衷秉彛懿德人無賢愚雖曰同得然待文
王而後興者若非上之人鼓舞而振作之則焉能復
其性而就其德乎故愷弟君子何不作人當此大亂
之後激勸振作之功若不百倍於平昔則烏可以變
其末俗而挽回古道乎誠能教禮義而使知倫紀則
莫不恥其汚俗而趨於禮義矣苟趨於禮義則夫焉
有後其君而忘其親者乎如此則三剛正而五常叙
人慾消而天理明人慾既消而天理既明則人必忘
身而死長苟能忘身則何戰之不克而何敵之不摧
乎其所以望敵先潰臨敵必敗者徒知愛身而不識

死長之義故也然則當今之尚禮義不徒有關於風
俗竄急於禦敵之道若使三軍之士皆能忘身而死
長則曩爾之東夷何足畏乎可使制挺以撻其利兵
矣孟子之訓豈欺我哉此小臣之所以願尚禮義而
回隆古之治者也

明聖學

臣謹按宋臣朱熹之言曰天下之本在於一人一人
之主在於一心一心之正在於講學所謂學者何學
也二帝三王之學也帝王之所學者何道也精一執
中者二帝之學也建中建極者三王之學也二帝三

王務此學而明此心明此心而治天下故庶務無不
舉萬事無不理唐虞之雍熙三代之太和豈有他哉
皆本於明此學而正此心也自是厥後聖學無傳異
端並起刑名功利之學擾此心黃老清淨之學惑此
心神仙佛老之學荒此心後世之所以治日常少亂
日常多者皆由於學不明而心不正也然則欲治天
下 國家者莫先於正此心欲正此心者莫要於明
此學也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所以為治者為
亂者不過曰心之正不正學之明不明而已夫豈多
言乎恭惟 聖上天資明而地位高性二帝之性而

心三王之心道二帝之道而學三王之學宜乎德配
二帝治侔三代然而廣運之德不形於政日躋之敬
不著於事愚魯小臣目送日表耳阻雲韶 聖上之
克勤聖學修明一心固未可輕言而妄議然玉蘊而
山輝珠藏而川媚其在微物尚且然也况於道學之
英華蘊於中而發於外發於外而被於四方者乎內
有聖學則外著王道理固然也臣雖未能望表之曲
直窮源之清濁然落外之駘在下之流則見之熟而
聞之詳矣以今日萬機之事庶務之施較諸唐虞質
諸三代則 殿下之學雖已明而恐未如二帝之純

殿下之心雖已正而恐未如三王之正也精一之
功不如二帝純亦之學未及三王而欲求其治並二
帝化埒三王是猶南轅而北蹄却步而求前也雖或
勞身焦思而日勤庶政臣恐終不如唐虞之盛三代
之治也故宋臣張載之言曰為治而不法三代則皆
苟而已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正矣至哉二子之言
其知為政之本乎伏願 殿下潛心於格致誠正之
功而以盡乎修齊治平之道用力於危微精一之地
而以至乎建中建極之域學既明而無一理之不格
心既正而無一毫之邪思本源既已澄澈而清明則

臣之所陳四十二條之弊不期正而自正不期治而
自治矣如或學不明而心不正則烏能以有濟乎愚
臣之意以謂為政之道不可事事而理之不可人人
而治之只在平明醒學而正吾心而已夫如是故庶
事之不理詐所憂也萬目之不舉非所憂也大可憂
者學不明而心不正也人君之一身學既明而心既
正則萬事萬物皆在於此心之中不過字運此心而
措之耳其於為治也何有此小臣之所以願明醒學
而正此心者也

征倭檄

天地之大德曰生好殺伐者天降罰人民之正氣曰
義建大事者人必歸肆攄寸心之忠用激四方之聽
我國家澤潤萬物德高三韓 列聖重熙方享豫大
之運斯民不幸適丁否極之時蠢茲黑藍之微敢犯
青丘之大逞封豕之墜突吞食乎嶺南致玄蜂之螫
辛巢窠乎漢北戕賊黎庶焚蕩里閭塗肝腦於泥沙
漲烟火於山野劫掠士女擄奪貨財篡據其邦背絕
上國棄禮義捐廉恥惟懷犬羊之心補干戈上首功
專務盜賊之事行禽獸心蛇蝎素不齒於人倫冢舟
揖窟波濤常作群於異類人神之所同疾覆載之所

不容惡積禍盈是凶徒促凶之日主辱臣死當臣子
效命之辰以至不仁行大無道凡居此土義不戴天
此正温太真沔沔登舟之秋祖士雅擊楫渡江之會
奉勤王之悲詔豈無垂涕之文山奮募士之戎行必
有奪燾之武程完府錦城著諸郡之奇士龍城光山
與列邑之雋才抱經綸之良畝蘊濟世之胸計望義
旗而雲合聞戰鼓而風從為鳥為龍為風為雲布八
陣於漢津之上如貔如貅如熊如虎齊七步於華山
之陽電擊雷馳廓妖氛於九闕乾旋坤轉光廟社於
一朝集義智於蒿街垂大名於汗竹勿忘 聖主更

期丕基於中興共覽義章無貽後至之深悔

祭靈文

萬曆壬辰六月二十七日

維昔巨擘阡禮百圍之大有特突中靈變之化秦始
是憑及張軍威散髮葺頭厥狀怪竒漢祖鐵額爰作
靈旗并卓陣角用表兵主國有大事載禡載類北首
祇慄敬詔所指蠢茲海寇雙讐我大邦肆奮義旅誓烏
窮龐義兵將金齊閉手护韜軫躬秉戎律敢修外事
爰卜吉日肅恭就位薦茲永牲降罰有罪保佑殘兵
長駟以進庶無留行掃清妖氛復我太平俾蒙大休
蕪此生靈天旋地轉以回龍馭神其佑之永綏來許

祭大范山之靈

惟我 國家聖創神述綿曆二百風熙化洽民樂耕
鑿大往小來運值陽九不戒門柝受侮暴寇灰飄九
廟翠盖西狩長蛇掉尾封豕突牙萬姓奔伏石鐻山
阿鋒染赤血磔曝殘骨茲興義旅屯住靈麓兵弱敵
強勢難枝梧惴慄祇惧泣涕長吁恭惟岳神崇高岷
起峻極于天蒼翠削劍玉立雲烟雄鎮湖南大庇生
靈興雲降神運機冥冥兵惟凶器戰是危事倘非神
休云如何俚俾民無傷戰克攻取發揚兵威剪滅凶
醜扶 淑氣鍾岳之際時饗右享無作神羞

祈天祭文

崇高在上皇天有父慈之恩寒微處卑小民致兒啼
之懇敢洩危涕仰瀆高真伏念運值凶屯國遇冠賊
焚燒閭舍陵夷城郭斬刈萬姓惡難形容殘滅三都
虐不可極王赫斯怒將奮厥威運震雷轟六路之氛
侵既掃龍拏虎踞一隅之巢窟尚堅惟我湖南一道
荷天之休免賊之禍惟慮地界相接深恐寇亂來侵
累足踈肩晝憂夜惕無智攘却啣哀禱祈山醜野蕪
祇薦菲薄之供默佑陰隲冀駟凶悛之鋒伏願俯鑒
微衷特垂鴻澤東夷回掉境濟犬羊之蹤南土安居

民樂耕耘之利

賀改宗系

良玉無瑕蒼蠅點污而眩亂皇天有赫白日燭照乎
幽陰喜溢臣隣感激陵寢恭惟誠貫金石孝通神明
寶系瓊源昭然辨誣於彤管黃麻紫誥煥乎覃及於
青丘曷祚維新箕蓋永伏念宣風南服望雲北辰
祇奉琅函想盛禮於楓禁遙上聖壽效至祝於華封

卷之四十一
三

墓誌銘

并序

在晉 穆陵之世島夷搶擄匪我生靈鰲峯金公
 齊閔首起義旅奮不顧身以趨君父之急其凜狀
 貞忠可與高格討金倡義相伯仲而世稱湖南之
 三賢此其墓也嗚呼公少從李一齋文敬公學博
 通經史志行益篤年三十二中進士四十七擢文
 科公恬於進取中外履歷不甚清顯壬辰倭報猝
 至 大駕西幸公北向痛哭作詩以見志率二子
 昕晏糾合忠勇之士將勤 王次高山聞賊陷錦
 山直向全州歎曰全州是我 朝豐沛之地豈可

任其陸沉乎誓眾而發到熊峙據險結柵賊大至
五前五却竟被其所圍晏力戰而死公奮狀買勇
擊殺甚眾賊遂解而逃公為道伯所沮遏不得西
赴行在亂已熾憂備禦疎略乃撰經國安民之
策凡四十二條名曰保邦要務陳疏以進而於明
聖學尔異端尤致意焉晚歲等室于天台山鰲峯
之下誘掖後進適狀有終老之志以 萬曆己亥
二月二十二日卒與大人金氏合祔于古阜優德
面萬宗鸞向西原踞其生丁亥十月二日為七十
三歲 純祖己丑贈吏曹判書 哲宗甲寅因儒

生請 賜謚忠剛公義城人也字士孝胄于高麗
詹事龍庇有諱湄直提學諱運秋弘文校理諱傳
顯別提是為公高曾若祖考諱顥 贈刑曹判書
妣扶寧金氏叅判錫沃女金夫人貫金海其父叅
奉潤珠生五男二女媿判官曙 贈叅判曄奉事
昕寺正叅勲錄暹監役晏庶出而副正 贈叅議
女適韓鼎臣徐夢璉曰地元地宗曹浩長房子若
婿也曰地文地粹文承旨地華金孝元次房子若
婿也曰地成地千地生地兼梁夢說縣監裴命純
府使三房子若婿也曰地英地興地完金奎朴文

郁金大樑四房子若婿也曰地行地兌鄭隴五房
子若婿也內外曾玄多至數百嗚呼公天姿純美性
度寬弘濡染賢師篤學修行當時名流如月打霽
峰推許甚重不幸而值國家板蕩之際奮義討賊
其滿腔忠赤有所素養而不負皇降之衷則竊非
一世慷慨者比也亂後歲飢行路劫盜相戒勿犯
公所居其高義之感人深槩可想矣鄉人尊慕不
已立祠于道溪而俎豆之農巖金先生撰享祀文
極稱之曰研精經學斯可爲不朽公也公九代孫
王鉉以性潭先生狀請誌公幽堂余果辭而不獲

遂爲之銘曰

台山峨曰其水沄曰各不沫兮千秋猶芬芥堂肅
曰無媿我文

崇禎五回甲申三月下泮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
憲兼成均館祭酒侍講院贊善 經筵官書筵官
德殷宋秉璿撰

以知 列朝廢揚之 聖德崇獎之深意也然而深
山絕峽之外或有泯沒而不稱者雲空水流之餘或
多湮晦而無傳者時移事過甘與草木而同朽則亦
非 聖朝廢揚之本意也噫我 朝累百年昇平之
餘間值百六之運迭經壬丙之變而忠臣烈士之倡
義勤 王者不可指訐而試以湖南一道言之則最
其烈烈有光於天下後世者世稱三賢即故倡義使
臣高敬命金千鑑金齊閔而已齊閔官 贈叅判號
曰鰲峯慷慨有大節平生自許以忠義及夫壬辰島
夷之難以淳昌縣監聞 大駕西巡北向四拜終日

痛哭曰自吾祖先二百年以來世受 國恩值君父
蒙塵之日平昔講磨之意安在哉即日廣募義旅涑
血草檄其畧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好殺伐者天降罰
人民之正氣曰義建大事者人必歸肆據寸心之忠
用激四方之聽我 國家澤潤萬物德高三韓 列
聖重熙方享豫大之運斯民不幸適丁否極之時蠢
茲黑齒之微敢犯青邱之大惡積禍盈是凶徒促止
之日 主辱臣死當臣子效命之辰完府錦城若諸
郡之奇士龍城光山與列邑之俊才望義旗而雲合
聞戰鼓而風從於是道內忠義之士應檄而至者數

千推齊閔為義兵將時則壬辰六月二十七日也設
壇誓衆曰全州即我 聖朝根本之地 先王晬容
奉安之所豈可使陸沉乎先防此賊以完根本遂進
軍全州熊峙依隘結陣橫斷山路賊數萬驟至終日
大戰賊五戰五却逃向湖西湖南之得全實賴此戰
即八月初三日也齊閔到稷山遇賊斬首數十級前
至振威又斬偵倭十三而上書于體察使臣鄭澈條
獻十策進軍龍仁聞天將李如松收復平壤乘勝至
碧蹄驛為賊行長所敗欲為邀擊賊兵之計又募義
兵於長城南門聞賊兵再犯湖南追至海南九戰大

破自是賊首更不登陸時經略宋應昌主和禁戰諸
義士痛哭捲兵而還遂退遏南下之賊送子縣監所以
兵屬都督權慄幕下戰於幸州又聚義穀數千石由
水路輸餉于 行在所 上嘉之曰凍天颶風千里
利涉奇哉奇哉齊閔時年七耄驅馳兵革鋒鏑之瘡
遍身成疾解戎還家深慨防禦之多踈呻吟之中或
起或卧遂撰經國安民策四十二條名曰保邦要務
以獻于朝 宣廟嘉其忠錄其勲事在本集及湖南
倡義錄與故判書臣洪良浩所撰碑文則之功之烈
與金千鑑高敬命相伯仲也齊閔之孫故左承旨臣地

粹早襲家訓篤信聖學兒時為副提學臣辛應時所
獎進涵養於天人性命之源砥礪於忠孝節義之間
及至釋褐時當昏朝廢母之議起兇徒熾張燹倫
斃絕地粹獨抗疏極爭置生死於度外人皆危而壯
之竟配富寧至於七年之久而仁廟改玉首以諫
官召還天啓丙寅以進賀使書狀官航海朝京
是時遼路梗塞絕渤海仗舟楫以達于燕而檄島守將
毛文龍上密揭報天朝構陷我國以導虜為亂
送米送喪等語地粹與上使金文正公臣尚憲聯名
三度呈文于禮部尚書李思誠辭嚴義正足以感天

李思誠特奏以朝鮮陪臣金尚憲金地粹願死北闕
下白其主無貳心屬國世秉貞信請賜明詔無使
疑畏帝曰朝鮮王世篤敬恭豈一朝去順效逆乎
特降恩旨昭雪國誣而丁卯三月方在皇都聞虜
東槍本國破安黃等州地粹又上書兵部其略曰
竊念小邦兵單糧少四無助援平日所仰望者天
朝而已速發偏師乘其空虛直搗巢穴則一舉而全
遼可復屬國可全賊醜可滅大司馬覆奏極稱其言
可用皇帝特遣袁崇煥將兵救之崇煥與趙率敬
等大將精銳九千逼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虜遂解兵

而去地粹及還 中州文士夏錫函范明經等十餘
人與論詩文服其高華交呈贐章亦可見華人之景
仰矣及當丙子之難地粹方適職在家聞 大駕入
南漢終日痛哭倡募義士與李興淳崔蘊諸人同赴
行在至天安縣聞和議已定中道大哭衆皆還鄉而
地粹獨向京城與講和主事之人嚴辭固爭曰 宗
社內極之耻臣子萬死之秋毛文龍誣國之言竟符
今日之事吾輩辨証 皇朝之義果安在哉我 國
臣民同死一戰以保 皇明節義則尊周攘夷此其
道也云然而國事既定已無及矣及至丁丑之難與

金汝鈺等挺身赴難攘夷斥和而以若忠烈以若才
勇不得盡布於當世自是遂絕意世路隱居天台山
下特銘 大明日月四字於座右語及 國事情慨
浔沲 朝家以承旨監司屢 召輒辭謝不起以不
赴科試之意遺誠子孫一日北向大哭嘔血數升仍
成痼疾而歿其後文正公臣李緯撰東國名賢節行
名曰尊攘錄地粹之名節炳然於其中文正公臣金
尚憲集辨証請兵事名曰 朝天錄地粹之高節亦
在其編錄 顯廟甲寅一鄉士民依祭社之禮立祠
于古阜郡道溪之上金齊閔金地粹祖若孫并躋享

之先正臣金昌協祭地粹文曰義著扶倫辭優華
 國儵然晚節濁世清馥又序其遺集曰當舉世爭下
 窮廬之拜而公獨免焉得保其先潔羶血腥臊無得
 以溷焉故相臣閔鎮遠為湖南按使時懿其忠義印
 其詩文名曰苔川集行于世而其兄故判書臣鎮厚
 亦序其顛末曰當彞倫斃滅之時獨抗危言值乾坤
 翻覆之後善保晚節云嗚呼金齊閔之倡義立功其
 孫地粹之扶倫斥和辨誣請兵於壬丙之間而孤忠
 大節炳炳有辭於天下萬世之後迄今數百年間忠
 烈堙沒名蹟掩翳志士為之流涕噫齊閔之倡義勤

王與金千鑑高敬命並稱三運使而金千鑑高敬命
 則先被表章之恩地粹之抗疏扶倫與金垠一致
 斥和赴難與李興淳一揆而李興淳則先被褒贈
 之典金垠亦於當子甲戌仍嶺儒道疏特蒙贈
 吏判謚文貞之貤贈而齊閔地粹祖孫則獨不與於
 前後之褒揚實為國朝之缺典士林之抑鬱者也
 方今聖明在上繼述先志凡有忠孝之卓絕者
 節義之遺逸者博採廣舉並施褒尚之典而况又
 辛壬西賊之後特以勸懲之意加施表章之恩則
 齊閔祖孫之深忠大節合有贈秩易名之典故臣

等不揆僭妄治疏冒進伏願 聖明念先臣之兩世
忠烈勸後世百代之節義贈叅判臣金齊閔及其孫
故承旨臣金地粹并施 贈秩易名之典則世道幸
甚斯文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屏營祈懇之至謹昧死
以聞

批曰省疏具悉疏辭令廟堂 稟處爾等退修學業

戊子九月初九日 幸行全羅道進士朴琮休等上

言上言草本畧同庚辰年疏本 純廟二十八年 翼宗代理二年是時上言有勿為存按並皆奏

御之 已丑二月十九日禮曹回達上上 大朝曰 達

禮曹申目帖連 遠下是白有亦向前全羅道進士

朴琮休等限內現身戶口現納親呈的實是白遣果
觀此上言請 贈叅判金齊閔及其孫故承旨金地
粹爵謚之典事有此呼籲為白有臥乎盱金齊閔之
倡義討賊期殉 國難暨其孫地粹抗疏扶倫辨誣
請兵尊周斥和之節千古炳朗且觀於先輩之稱述
可徵實蹟之顛末其在旌別之道宜有顯廢之舉而
齊閔亞卿 地贈蓋曰追思之榮是白遣至於忠節
表獎祖孫兩臣俱為闕焉此為公議之齋苑亦繫
朝家之欠事是白如乎節惠體重雖難遽議是白乎
乃並先施廢 贈之典以樹風教耳恐合事宜是白乎矣

恩典所關臣曹不敢擅便 徽裁何如時禮曹判書徐俊輔

五月十五日政兩世祖若孫同日蒙贈

教

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同知義禁府事弘文館提學
同知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金齊閔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
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
子左賓客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者

旁註 倡義討賊 國難施以廢贈之典事承

貞夫人金氏 贈兵夫人者

旁註 贈某官某妻依法典從夫職



